

我的“花儿”

胡美云

周四上午,我去外校参加教研,结束后回到学校,我直接往教室的方向走去,走得不快,远远就看见熟悉的教室门口,早已探出了三三两两的小脑袋。

那些毛茸茸的小脑袋先是试探着朝我行走的方向张望着,等到看清楚是我后,瞬间像被点燃了的小鞭炮般一个个雀跃着挤到门口,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欢呼着互相告知:“语文老师回来啦!”“是语文老师!语文老师回来啦!”清脆的童声此起彼伏,像林间清脆的鸟鸣,一声叠着一声。我的心瞬间就软了,喜悦漫上心头,跟着染上眉梢。紧接着,一群小家伙便像撒欢的小团子,迈着短短的腿朝我扑来,然后围成一圈簇拥着我。那一刻,我心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:这些守着教室门等我回来的孩子,多像一群可爱的小鸟雀啊,叽叽喳喳围着巢穴守望着,而我,像极了外出归巢的鸟妈妈。这样的念头从脑海中一冒出来,我脸上的笑容情不自禁又增添了几分,和孩子们一路欢笑着走进了教室。

走进教室,暖融融的气息扑面而来,身边的小伙伴们立刻围成了一个圈,叽叽喳喳的问话像连珠炮似的:“老师老师,您上午到哪里去了啊?”“老师老师,您是去听课了吗?刚刚我们到学校门口等您,等了很久没看到,我才回教室的,我本来要迎接您,要给您一个大大的拥抱的。”“老师老师,我们很想您……”一句句稚嫩而纯粹的话语,像亮晶晶的暖阳细细密密地洒在心尖上。我弯下腰一一回应着他们的问话,偶尔用手轻抚一下他们的小脑袋。看着他们各自得到期待中的答复后,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,然后开始有序地排队领午饭,认认真真地吃着饭菜,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,神情认真又可爱。

去年6月份,我教了6年的孩子毕业了,9月份新学期开始,虽然换了新的学校,我依然向学校申请了重新带一年级带班教起。时隔6年,再一次带一年级的孩子,又是新的工作环境,体力上的累肯定是有的,每天陪着孩子们识字、读拼音、背课文,提醒他们喝水、洗手、整理桌面和书包,休息的间隙,还要处理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小矛盾、小别扭,会疲惫,也会有着急上火的时候。但也总能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,被一张张温暖的笑脸,一句句纯真的话语感动着、治愈着,心情也跟着安宁而明媚起来——能陪着这样的孩子成长,见证并引导他们成长,是一件想一想就觉得温暖的事。

想起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好友发的动态,说的是自家阳台上养的花,结语里有句话令我极是喜欢:关于一朵花,你有好心情,它见你的样子也是热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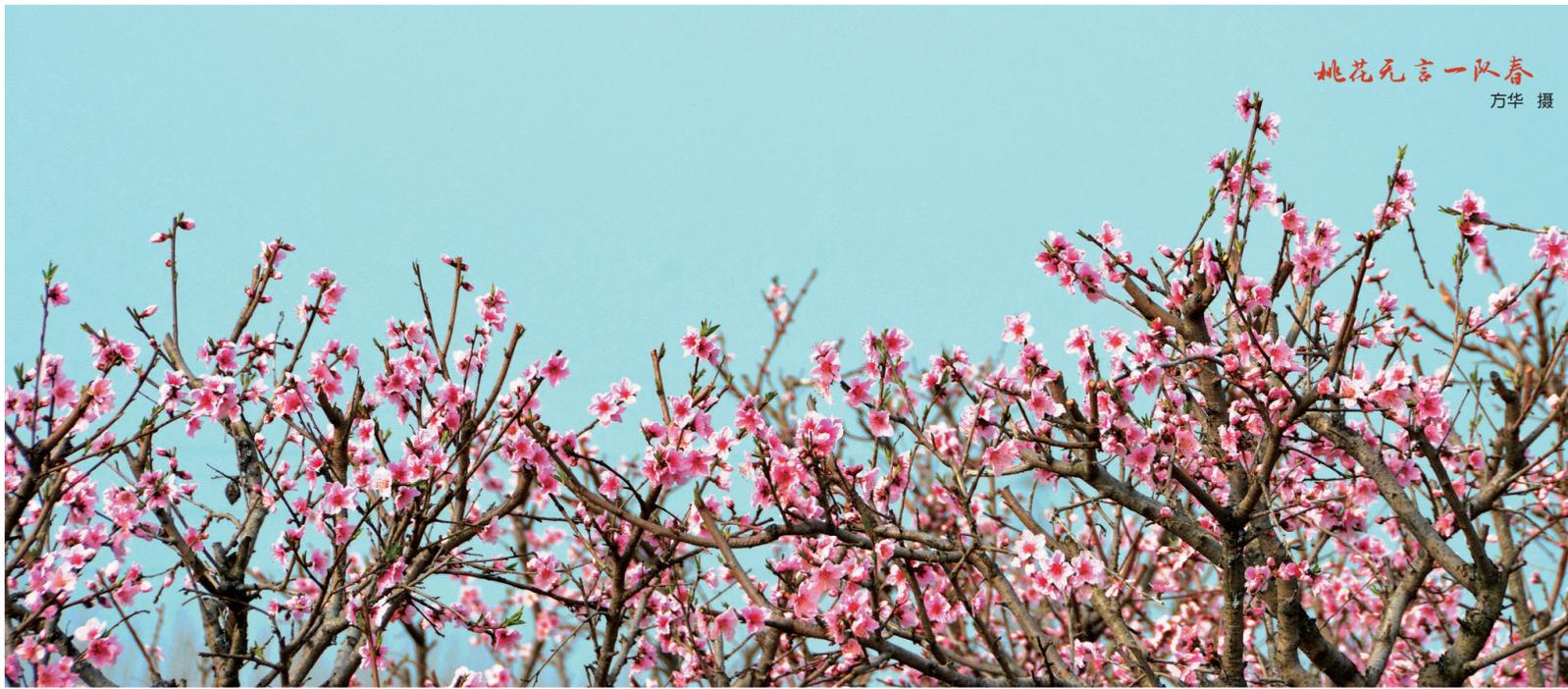
人与花的相处是如此,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用喜悦之心、以温暖之情陪伴孩子们,孩子们自然也会用最纯粹的爱意来回应。

午休的铃声响起,原本热闹的教室很快安静了下来。我站在教室的窗前,看着窗外的香樟树枝丫轻摇,看着孩子们开始安静地午休。想到了记忆里那些明艳艳的花儿,而我,何其有幸,能陪着这一室的“花儿”们成长,被他们喜欢,被他们所温暖着——内心的喜悦,如同守着一树树花开。

出城三里,便望见那条上山的路。路是土路,去冬的雪水化尽了,又被春风晒得干爽,踩上去,脚下便腾起一股细细的烟尘。路两旁有些人家,矮矮的土墙里,一两株杏树探出头来,花开得正繁,密密的,挤挤的,像一群吵着要出门看热闹的孩子。墙根底下,有老人在晒太阳,闭着眼,一动不动,春光在他脸上慢慢地流着。

沿着路往上走,人家渐渐稀了,两边的地却开阔起来。冬闲的地里,草还没有长齐,只是这儿一丛,那儿一簇,浅浅的绿,茸茸的。地埂上有几个农人,正在那儿刨着什么,一下、一下,很慢,很重,他们的身体弯下去,又直起来,一起一落,仿佛不是在同土地角力,倒像是在给这片沉睡了一冬的大地,一下一下地做着唤醒的按摩。

山路开始陡了。脚下的土变成碎石,踩上去有些滑。路旁尽是些荆棘和枯草,但枯草底下,已经有新的绿意冒



桃花无言一队春

方华 摄

推窗放入春风来

俞俊

晨光熹微,将醒未醒。听到窗外三两声麻雀的鸣叫,碎碎的,像米粒撒在木桌上。接着是更远一点的鸟鸣,从河边传来,隔着几栋楼,隔着一层晨雾,显得轻,又显得长。

在细小的鸟鸣声里,我知道春风来了。窗台下的梅树,泛出油青的、温润的光。想起林逋的名句: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这株梅树虽然没有水中的倒影,却也有星星点点的红,从树皮的纹路里探出来,鼓成了圆润、饱满的花苞,带着一点将开未开的羞怯。春风给每一粒花苞上敷了胭脂,颜色像天边刚刚浮起的霞,深的如绸缎,浅的像小孩脸上的睡意。

梅树旁边是两棵紫棠,细枝末梢上,悄悄鼓起芽点,嫩绿里含一点褐,一点红。春风从它们身边经过,只在枝头添一层若有若无的亮色。树下有散步的老人、扫地的环卫工人,还有上学的孩子,春风从他们头发里穿过去,又把小小的衣角掀起一点。孩子们是不怕风的,他们身上带着比风更新的东西,像地里的芽,像天边初生的亮光。

透过窗玻璃,我的目光稍稍移远一些。对岸几株杨柳,疏疏地站着,在朦胧里浮出一抹

模糊的微黄,轻轻附在枝梢上。柳条儿软软垂着,风来时动一下,又动一下,还没醒透。风从河面掠过,带着一点潮湿的气息,淡淡的泥腥和水草味儿,甚至还有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油条和豆浆的香。几样味道混在一起,竟一点也不俗,反而叫人觉得踏实。

窗外低处,墙根长着些倔强的小草,一整个冬天,它们一定也很想念春风吧。春风伸出温柔的双手,把小草的身子一丁点一丁点地拽直。锦紫苏长得最好,叶片边缘泛着奶油黄与浅粉的柔光,中心则晕染出翡翠般的透绿,色彩渐变如调色盘上未干的水彩,嫩叶层层叠叠簇生在紫红色的茎秆上,阳光下叶片半透明如薄纱,叶脉清晰如金丝勾勒。茎顶抽出的新芽蜷曲如婴儿握拳,透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。

玻璃上还有一点昨夜的水汽痕迹。靠近窗角的地方,凝了几颗极小的水珠,天一亮,就慢慢化开,拖出细细的痕。很多年以前,也是春天的清晨,我从梦中醒来,院子里有鸡扑棱翅膀,灶房里有火,锅盖边缘冒出一缕白气。那时并不懂得珍惜,只知道春天到了,可以脱掉厚棉袄,可以去田埂上跑,可以蹲

在地上半天看蚂蚁搬家。如今人离那些日子远了,窗也换成了玻璃,楼替代了土墙。可春风没有变,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吹来,吹过不同的村庄、街道、屋檐和人脸,吹过我们每一个并不相同的早晨,却总能把某些相似的感觉重新送回心里。

阳光渐渐亮了,落在玻璃上,照出灰尘细小的轮廓。我拿来抹布,把玻璃慢慢擦了一遍。玻璃上的雾痕、手印、薄尘,在擦拭中一点点褪去。窗外的景象更清亮、更鲜活了,仿佛世界也变得更好了一些。

我轻轻掰下窗扣,把窗户打开,春风一下子涌进来,它碰了碰我的额头,又掠过耳边,带来梅枝上的冷香、泥土微潮的腥甜、远处河水的清气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新洗过一样的明亮。一旁的窗帘被它带动,在半空里轻轻鼓动,像一只想飞又舍不得飞走的鸟。屋子里沉了一夜的气息慢慢散开,桌上的书页微微翻动,墙角的绿萝也跟着摇了摇叶子,好像整个屋子都醒来了。

春风拥抱着我,我也拥抱着春风。室内室外的空气,已经融为一体。我与春风,也已融为了一体。

为春天绕远路

谢明慧

清晨,我透过窗户看到楼下的杏花开了,一大片,一簇簇的粉白在微风里轻轻摇曳,如雪如梦,让人心生向往。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,当即决定下楼,自杏花林中穿行而过,且行且看花开。赏完花,再由北停车库驱车赶往单位,而不是像往常那般,电梯直达车库。嗯,我要为花开绕一点儿远路。

一位中年女士,身着运动服,慢跑而来,手机里吴依软语的越剧正咿呀呀地往外流淌。在一树杏花下,她为美驻足。于是,在越剧唱段的包裹里看花,也成了我的被动之选。不过体验却是美妙的,那婉转的曲调让我想起了江南,杏花微雨里的江南。不知何时,一只橘猫出现在我面前,它喵喵一声,迅速蹿上树枝间,在簇簇粉白的掩映里,闪动着蓝色的圆眼睛,让这盎然的春意多了几分灵动。

一连几天,我都特意绕一点路再去上班,因此目睹了一场场花开,被万物齐发的喜悦充实着。午饭时间,同事孟孟一边刷着

短视频一边激动地哇哇叫,原来城郊的油菜花正铺天盖地般绽放。我拍拍她的肩膀:“云赏花不如线下实地观看,走,请你吃煲仔饭。”那家粤式餐厅距离公司直线距离只有300米,可是谁让旁边有个口袋公园呢?谁让现在恰是春天呢?我拽着她拐进了万紫千红的花花世界。大大地绕了个远路,收获是看尽了公园里的紫叶李、海棠、榆叶梅,并且我们在东北角发现,山楂树已萌出新叶,花开会紧随其后。想到未来几天,日日有花可赏,我们相视一笑,心里升起被春天照拂的幸福感。

贪看花开的缘故,这天我的运动步数稳居朋友圈前列,闺蜜捧着手机猜测:“又减肥呢?等着夏天穿漂亮裙子呀。”我回她一个:“俗!为春天绕远路呢。”是的,为春天这场盛大花开,亦是为取悦自己,且多行几步。这步数既是我对春天的致敬,也是春天赠予我的礼物。

人骨子里的寒气都一丝丝地散出去,暖洋洋的,让人只想睡去。坐了一会儿,听见水声。不是那种奔流的喧嚣,而是细细的、潺潺的,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拨弄着一架古琴。循着声音寻去,原来是一条极细的涧水,从石缝里渗出来,又隐到草丛里去了。那水清得厉害,亮得厉害,像是春天从山腹里挤出来的一滴眼泪。我蹲下身,用手去掬,水凉得激人,那凉意从指尖一下子蹿到心里,整个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,方才那一点懒洋洋的睡意,竟被它冲得干干净净了。这水,大约是才醒过来的。

起身再往上走。林子更密了,一道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斜斜地射进来,便是一根亮闪闪的柱子;光柱子照在地上,地上便有了光斑,光斑里有浮尘在悠悠地舞着,舞得那样慢、那样闲,仿佛时间在这儿也放慢了步子。光与影的界限格外分明,这边是亮的,温的;那边是

暗的,阴的。脚便在这明暗之间交替地踏着,一步一个世界。终于到了山顶。山顶上是一片小小的平地,长满了茸茸的短草。风大了起来,吹得衣裳猎猎作响。站着,四面望去,心胸便豁然开朗。天地间的一切,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,那样的静、那样的远,又那样的近。春光究竟是什么,我说不上来。它不是这风,不是这云,不是这满山的绿,也不是这暖暖的日头。但它又全在这风里、云里、绿里、日头里。它仿佛是天地间的一种气息、一种脉动,你捉不住它,却实实在在地被它包裹着、浸润着。它来了,万物便醒了,人也醒了。

日头偏西的时候,开始下山。下山的路,好像比上山时短了许多。回到城里,街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了。推门进屋,屋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但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我把一捧春光,留在山上了么?还是山上的春光,跟我回了家?这却是说不清的。

菜花不上美人头

米丽宏

油菜花一开,田野里热闹起来,好像一首乐曲,一路冲向最辉煌的乐章。那金黄的音符涂着彩、发着光、闪着亮,如奔如流,四面包围,涌向远远近近的村庄。

这时节大地上是华美的,桃花红、李花白、樱花粉,可是只有油菜花开放,春天才会真正放达明快起来。

作为乡村教师的我,常在上课或备课的间隙,一抬头,就看到窗外油菜花海汹涌,将办公室窗户扑成一格格的金黄。那时心里格外亮堂,明白了什么叫年华灿烂——青春,是不借助任何装饰的明媚和活力。

这时候,我总会走近一块油菜花田,痴痴地望,痴痴地想。我惊叹于那种节令的大动作、大气势。一田一田,一坡一坡,油菜花几乎在完成同一套动作:抽薹,分枝,含苞。太阳一出,漫山遍野都是辉煌。上有来自天上的阳光,下有来自地上的金黄,黄与黄重叠折射、交相辉映,又各自辐射、引爆、渲染,远远近近,金粉迷离,灿烂明亮。

田野间,充满浩瀚而热烈的能量。我也乐意把每朵花想象成一个生命体,我感觉,她们是数以亿计的表演团体舞的小女孩。小女孩化上金黄妆面,身着翠绿裙裾,站着整齐队形,一声号令,便齐刷刷舞动成了遍野“阳光”。

是的,油菜花是山野里成长的女孩,山间坡地,路边地头,随意生长,不挑地儿。单朵的油菜花,看上去细碎弱小,四个小小的花瓣,只有一种色调。《群芳谱》《花镜》一类花卉古籍根本没拿她当回事。或许是因为数量太多了?不只油菜花,世上万物皆如此,多了便显得平凡,平凡到一定程度,就被忽视甚至轻视了。还是村人跟她亲近——《随园诗话》中商宝意写《菜花》:“小朵最宜村妇鬓,细香时簇牧童衣。”他的同乡刘鸣玉和诗:“半亩只邀名士赏,一生不上美人头。”

刘鸣玉觉得“美人”对油菜花是不屑的,不屑于它的朴素和随性。但我却爱着油菜花:爱那布满山野的油菜花部落,也喜欢着其中单独的一株;爱它们开花的努力,也爱它们在平凡人间奔跑的激情。我路过田畈时,曾看到荒地上一株,孤零零摇曳的油菜,那是上一年被遗忘的花籽。它像一个女孩子,走出了队列,离开了集体。孤单吗?她摆摆腰肢,不以为意。

整块地的油菜花更让我震惊:我的眼睛近视,需要这样的视觉盛宴;我的心胸不宽,需要这样的浩渺引领。想想吧,即使在春意盎然之际,能占据春天整个时空的,也只有油菜花。那耀眼的金、明媚的黄、朴素的蕊。你扳着手指数一数,世界上,能有多少种花,在同一时期、同一区域,一夜之间开得出这天文数字的花朵?如果一块油菜花地,是一个花的班级;那么,放眼田野,一田挨着一田,一田大于一田,整个田畈都是花的学校。

不管是晴是雨,它的色彩不褪、不减,萎谢之前一直新鲜、一直明丽。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我也曾是“追黄蝶、入菜花”的孩子。那时,我不知油盐酱醋,不懂油菜花美。若干年后才知,油菜籽榨取的菜籽油占据着食用油的半壁江山。“不上美人头”的油菜花,连接着土地、生计与文明,更有一种经济实用的实用主义浪漫。

有句诗写得深得我心:“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花野草流。”